

感懷
5集

葉明勳◎著



感懷5集

葉明勳◎著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感懷5集
4. 引言
5. 感懷5集 思賢篇
6. 總裁，你現在何方
7.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8. 能甘寂寞的故行政院長閻錫山
9. 故國情懷，風骨嶙峋
10. 獨留巧思傳千古
11. 感懷5集 推介篇
12. 忠諤典範
13. 禮失求之於野
14. 感懷5集 時事篇
15. 國家領導人的必須
16. 台灣光復後首次升旗典禮
17. 壹則故事的啟示
18. 感懷5集 懷人篇
19. 台視四十周年慶

20. 民代與記者

21. 吳啟允

感懷5集

葉明勳 著

引言

我在台灣居住的時間，僅差三年，就是傳統所重視的一個甲子六十年了，這是個人很可貴的紀錄。

當前的台灣，從政黨輪替以後，社會上雖陸續的出現各種改絃易轍的現象或聲音。但個人對這塊土地所產生的憧憬、關懷、愛護、與期許的情感，依然不變。面對一切的改變，只有像看到滄海橫流，時代潮流中激起閃耀的浪花，我的情感，還是與我愛故鄉的休戚攸關是相似的。

這種情感，乃是屬於我們常說的務本，是良知的、本能的。也許與我的側身新聞界已久有關，平時耳之所聞，目之所見，似乎多一點敏銳的感覺。十多年前，我以對這塊土地的關切，曾為各報及雜誌撰寫一些出於真誠的雜文，一則望能為時政作芻蕘之獻，一則也可為自己留些雪泥鴻爪。光陰荏苒，由躍昇文化公司彙印專集，顏曰「感懷集」，轉眼出版了四集。

最近檢點未經付梓而已在各報發表的雜文，不覺盈篋，所談並不限於個人，也有屬於這塊土地的。使人想起唐代詩人王維有「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的詩句。做到自寬，這是處世很高的哲學，酌酒需要佐食，這些雜文，但願期以自寬，也可以用解嘲。於是，乃加整理，成為「感懷5集」，尚請高明有以見教。

葉明勳 自識

民國九十一年重陽後十六日於台北市寓邸

感懷5集 思賢篇

總裁，你現在何方

——寫在國民黨十六全代表大會前夕

中國國民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本（七）月二十九日在桃園縣龜山召開研討「浴火重生」諸大方案及選舉中委和常委，濟濟多士，盛況可知。筆者突然想起民國三十八年，國軍在大陸節節敗退，國民黨總裁蔣公中正由上海乘太康號軍艦來台，在草山（陽明山）設館辦公的一段中美有趣話題。

當年中美還沒有斷交，我駐美大使館官員於華府郊區接受民間訪問時，就有人問道：「Where is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蔣介石元帥現在何方？）館員答：「He is in Formosa.」（他現在福爾摩莎（台灣）），美國人再問：「Where is Formosa」（台灣在那裡？）這段對話，明白告訴我們，美國老百姓，人人知道蔣介石元帥，但不是個個明瞭那個時代的台灣。

為什麼？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蔣總裁是國民黨領導者，北伐、抗戰都是他一手完成的，為中國現代史劃時代的人物。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結盟，三十一年，出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三十二年，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偕蔣夫人赴印度出席開羅會議，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會談，確定戰後日本須歸還中國東北及台澎。八年對日抗戰，軍民傷亡數千萬人，財物損失難以評估，三十四年

八月日本戰敗投降，蔣公為謀永久和平，宣布「以德報怨」，不求賠償，日本戰後之獲得復興，能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感懷今昔，豈非蔣公之賜乎？

蔣總裁在那個年代的聲望，響徹雲霄，家喻戶曉，也難怪美邦一般老百姓只知蔣元帥，不曉得台灣在那裡了。

三十四年十月，台灣光復，次年光復節，蔣公以國民政府主席首次蒞台，他在台北市中山堂於萬民歡呼中訓勉說：台灣重歸祖國，極感興奮，並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相期許，奕奕神采，殷殷言辭，台胞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當時的台灣，如在風雨飄搖中，岌岌可危，人口只有六百餘萬，物資匱乏，生產停頓，百廢待舉，大陸軍民大量的湧至，充滿戰亂避難的景象。蔣公面對逆境，仍然充滿信心，首先在陽明山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儲訓人才，冀以負起國家新的任務。三十九年，總統復行視事，又在國民黨中央設「改造委員會」，以十六位碩望之士委員，包括陳辭公（誠）、蔣經國、謝求公（東閔）、連定一（震東）等人，希望藉此改造，獲致全面革新，建設台灣「復興基地」。蔣公勵精圖治，集眾人的智慧與力量，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厲行三七五減租，使經濟快速發展，奇蹟來源，實肇於此。

四十七年八二三金門砲戰，蔣公指揮若定，確保台海安全，使台灣成為亞洲的自由燈塔。

半世紀來，台灣在各方面的成就，如經濟奇蹟，民主之窗，科技突飛猛晉，蜚聲國際，台灣之名，真是響叮噠，世界任何角落，可說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兩岸只要風吹草動，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焦點。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公因心臟病去世，舉國同哀，靈柩暫厝桃園慈湖，並在台北市建中正紀念堂，供人追懷致敬。二十六年來，蔣公逝世後，有些公共場所所建的紀念銅像，已被人毀壞。想起這位當年叱咤風雲的老人，如今孤寂地躺在慈湖，一代偉人，青山碧水為伴，令人歎。巍巍乎的中正紀念堂，只見前往欣賞戲劇與音樂的熙攘人群，幾忘此何地。

八十九年政黨輪替，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出乎意料，業主換了人，這在台灣政壇上，可說是空前大事。國民黨的挫敗，原因頗多，總結一句話：「兄弟鬩牆」，關起門彼此爭吵家務，鬥來鬥去，一而再，再而三，分裂再分裂，其不敗者，鮮矣。

十六全大會開幕在即，除欣見各方先進爭取中執委、中常委之外，對蔣公歷經驚濤駭浪，狂風暴雨，為寶島投下的心血，為國家，為民族所建的豐功偉業，懷念之餘，只望不要如滄海橫流，流盡人間的千古歲月，也流盡人間的千古人物。總裁，你現在何方？

(原載九十年七月廿三日中國時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敬悼俞國華先生

我認識俞國華先生很久，他是金融界眾星拱月的首腦人物，而我則是新聞界一老兵，彼此相去甚遠。但是，他的謙沖質直，矜持務實，早已使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遠在三十多年，台灣電視公司故總經理周天翔兄，某次在家宴客，由他的夫人俞杭仙女士掌廚。主客是周至柔將軍，在座有蕭同茲、林柏壽、黃少谷、袁守謙、葉公超、蔣緯國先生等人，國華先生與我，亦居其列。他在我的鄰座，似乎只聽別人高談，只看別人舉杯，很少說話，並以不勝酒力，要我替他喝下回敬的酒。盛會匆匆，人事悠悠，在那段遙遠的艱難歲月中，我很欽佩他為國賢勞，為台灣穩定金融投下了不少心力。記得他在任行政院長時，台灣耆宿吳三連先生，某次擬設宴候駕，先命左右以電話徵詢院長室。不料國華先生考慮職務關係，不願應酬。前秘書長王章清兄，以我與三老相熟，託代辭謝。此事相隔甚久，從未轉告。後來三老九秩大慶時，國華先生以「大德永年」賀幛相贈，我始為當面轉達。數年後，他已辭去院長，朱撫松兄伉儷與我們夫婦四人，曾邀請他與俞夫人便酌，當時陪客還有倪文亞、沈昌煥諸先生伉儷。他的心情，彷彿無官一身輕，豪爽的喝了幾杯酒，我們如看到他率真的另一面。

宴客雖為小事，但也是一種藝術，肆應進退，貴乎掌握分寸。能者恰到好处，賓主盡歡，否則，適得其反。早年宋子文先生任行政院長時，他的宴客，傅斯年先生便在大公報以「這樣的行政院長，要不得」為題，撰文譏為餵客。其意宴客要讓客人歡敘，單是餵飽肚皮，未免不諳宴客之道。過去國華先生未赴三老宴，或為堅守原則考慮。如說太過拘謹，我則以宋子文先生那種傲氣干雲，欲攬天下名士於己門，反而不如他的腳踏實地，不尚虛偽，沾到一點真實感。

像國華先生這樣擇善固執，謹慎將事的人，加上一口原味的寧波官話，或視為缺乏鎮懾力與親和力，不苟言笑，不能通變。殊不知鞠躬盡瘁的諸葛亮，不是就以一生謹慎自稱嗎？不擅國語，豈關宏旨，昔日曾文正公的湖南官話，廟堂之上，還不是有人聽不懂。古今政治人物大都以忍見其修養工夫，忍，就是內涵，蓄之於內，而不見之於外，已故黨國大老張岳公（群）常讚賞四川彌勒佛像所掛的聯，上聯為「大腹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忍的可貴，就是在此，國華先生的修養，也是這個忍字。

這種修養，國華先生亦可見於當年立法院開會時，袞袞諸公，無論怎樣的大放厥詞，拍案驚奇，他還是像蘇東坡所說的「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坐在那裡，不為所動。這種忍，要有量，也要有識。有量，就是諺語所說「宰相肚裡能撐船」的量，無此度量，什麼也不能容。有識，就是有卓識、有遠識，這是政治家之識。

另一件事，亦可見其修養。當他尚在行政院長任內時，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選舉委員，他的得票名次，意外的落後。當時有人為他抱屈，而他

不以為忤，處之泰然。有些記者，發問咄咄逼人，他仍然像謙謙君子，從無不悅之色。

國華先生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乃是為國家導致和諧的民主政治。他任院長時為國家所承受的壓力，與忍辱負重的處境，很多並不為我們所知。但他的老成謀國，逆來順受，始終具有相忍為國的胸襟，與胸有成竹的風範。孫子所說：「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這是很高的政治層次。他的功不自居，言不自炫，使人想到司馬遷評讚一代名將李廣所說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胡不慙，斯人已不可見。

(原載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日報)

能甘寂寞的故行政院長閻錫山

——從台北市文化局研議重修閻故居談起

日前閱報欣悉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龍應台親訪陽明山故行政院長閻百川（錫山）仿山西窯洞所建造的舊式故居（命名為種能洞），並研議如何保存屋中的歷史文物，重現百川先生住所生前的風貌。

這則新聞，使筆者回想起百川先生交談的一段往事。民國三十八年底，大陸變色，百川先生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身分，自四川成都乘專機飛來台北。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他是首任行政首長，同時並宣布國府自即日起在台北辦公，也正是兩岸政權分治的開始。

百川先生來台後不久，泛亞通訊社總社社長名記者宋德和（Norman Soong）來台專訪。宋為美籍華裔，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英文造詣高，不良國語，當然更難懂百川先生山西的口音。抗戰時，曾任中央社駐美太平洋艦隊特派員，到了台北，德和兄要筆者（時為台北中央社負責人）伴他同往台北賓館，同時可任傳譯。一開始，百川先生就滔滔不絕地提起他任山西都督時，如何以和平手段進行社會改革、土地村公有計劃、兵農合一制度、物產證券、按勞分配、種種得意措施。那年代能有此思想，難怪閻老西可割地自雄，控制山西省三十餘年，近乎獨立。

百川先生於中日戰爭爆發後，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其山西同鄉，也

是知音賈韜園（景德）出任秘書長。

韜公遊心於藝，治事風雅，譽為詩壇盟主。民國四十一年出任考試院長，四十三年，任滿辭退。

台北板橋耆宿台泥公司創辦人林四爺（柏壽）素有孟嘗君之稱，於其台北市民生路三一七號寓所，經常有各方佳賓聚會，韜公於退休後，也每隔一段時間就與較為清閒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朱驪先（家）司法院副院長傅秉常（曾任駐俄大使）軍令部部長徐次宸（永昌）及立委楊公達等到林府小酌聽唱，林四爺知道韜公與百川先生的關係，曾多次盼望韜公轉達能為百川先生作東的誠意，但都沒有下文。

百川先生文武全才，為宣統舉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三十八年到台，翌年先總統蔣公宣布復職視事，卸下行政院長職務，由陳辭公（誠）接棒。四十九年病逝，這十年間，隱居窯洞，以寫作讀書為樂，過著田園生活，自甘寂寞，不問天下事，政務官當如是乎？

（原載九十一年三月廿六日中國時報）

故國情懷，風骨嶙峋

——名畫家林克恭先生百齡誕辰紀念

本年八月十九日為畫壇已故前輩林克恭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日。

林氏出身台北縣板橋望族，早年以油畫享名國際。一生從事藝術，有異於一般畫家，而以特殊卓犖的天才，沈湎於深厚的涵養，有以成之。遠在抗戰以前，他在歐洲留學，先後長達二十年之久，由劍橋而巴黎而日內瓦，初習法律，但以非其所好，乃轉而投身畫壇之門，先入劍橋美術學院，繼而轉學英倫斯當特美術學院畢業，其後復至巴黎裘里安美專、日內瓦美專進修，一以貫之，數受名家的指引與薰陶，兼師博採，努力不懈，蔚然自成一家。英國皇家美術會展覽時，曾將其作品入選。東歸後，主持廈門美專，以振興美術為己任，教澤廣被。民國廿八年，抗戰軍興，迫於戰火，遠走香港。他在港的首次畫展在香港大學舉行，港督、社會各界名流及大陸來港人士，無不同聲讚譽，英國文化協會會長希魯士稱為充滿大地之愛，為畫壇大放光彩。

抗戰勝利後，林氏重至廈門，籌劃美專復校，但為時勢環境所不許，折返香港。居港期間，復舉行畫展，英人譽為中國油畫能得歐陸氣概而兼神髓者，惟林氏一人，評價甚高。他的後期作品，風格漸趨和諧，如聞音樂交響，如聞鳥鳴，如聞泉聲，儼然天籟之作。這種風格的轉變，可能因受年歲漸增，板盪流離的影響。但並不以其變而易其清操，款款真

誠，發乎其中，渾然形成潛在的力量。這是出於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秉性，與傳統的美德融合而成，也是杜甫所讚歎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成」。

林氏後來在港陸續舉行的畫展，都以寫景為主，有的歌頌山河，有的洋溢著梁啟超詩中「江山信美非吾土」的逼人氣勢，具有濃郁的故國情懷。

林氏為內子華嚴的堂舅，晚年回台期間，曾在文化大學、政戰學校任教長達十餘年，我們時有往還。從他的言行，便可領略到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所秉持堅忍不拔之愛，與不為世俗所轉移的剛介稟性。他厭惡官場逢迎的陋習，所以他的作品不受人情的干擾。當年葉公超大使便曾託我代為說項，能賜畫像，但未為他所允。只有何敬公（應欽）將軍八秩祝壽時，他曾受各方人士重託，歷時數月，手繪受降圖一幅，殆有感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乃中華民族大事，而非為紀念個人之作。那幅巨畫，高過人身，至今仍存於鳳山陸軍官校。敬公的赫赫威儀，日人的腆顏屈膝，極為傳神。

林氏一生風骨嶙峋，擇善固執，如今典範已遠，令人倍增無限的追念。

（原載九十年八月十九日中國時報）

獨留巧思傳千古

——敬悼國華廣告公司名譽董事長許炳棠兄

台灣的廣告事業邁向現代化、專業化、國際化，當以許炳棠兄在民國五十年創設的國華廣告公司以後，始見光芒。自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六年，筆者在國華與炳棠兄共事長達十七年之久，日前忽聞炳棠兄逝世噩耗，親友訂於本月十九日舉行追思會，撫今追昔，不免泛起了人琴俱亡的蒼茫感。

炳棠兄是一位富有創業精神，自力奮鬥的企業家，自幼在艱困環境中成長。最早他從生產「鑽石鞋油」，運用他的行銷觀念與智慧，將產品與知名度在市場上建立強勢的廣告效應，為廣告開創新機，成為他一生事業的轉捩點。至於創設國華的原動力，必須追溯到民國四十九年赴東京參加第二屆亞洲廣告會議，因受廣告先進國家同業的啟示，認為日本經濟繁榮與廣告發展關係非常密切，而且獲得日本電通廣告公司社長吉田秀雄的鼓勵，便以無比的企圖心，計畫從不同的管道，創設一個嶄新的、具有規模的廣告公司。吉田秀雄為日本廣告界領導人，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因幼年曾在台居住，其父亦在台過世，對台灣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極願協助拓展台灣的廣告事業。

國華未成立時，台灣僅有一、二家廣告社，且規模甚小，與炳棠兄所構想可以趕上時代潮流，立足國際的廣告公司，相去甚遠。炳棠兄認為廣

告代理商制度建立後，將可改善傳統的經營方式，配合經濟快速的發展。後來台灣每年廣告營業總額果然高達新台幣數百億元以上，這種驚人的發展，足以證實炳棠兄的遠見，決非往昔提著皮包招攬廣告所能同日而語。但另一問題隨著發生，就是廣告代理商與媒體如何建立良好關係。炳棠兄深感國華需要一位新聞界德高望重的大老出任董事長，以利業務的擴展。

這個人選，炳棠兄認為以新聞界前輩，中央通訊社創辦人蕭三爺（同茲先生）最為理想，炳棠兄當時雖透過前國大代表蔡孟堅及各種關係，多方託人說項，但未為三爺所接受。後經榮星花園創辦人，也是國華的常董辜偉甫兄再三要我向三爺勸說，三爺雖勉予同意，但附帶的條件，就是要我參加董事會。於是，國華在民國五十年五月二日成立，董事長蕭同茲先生，總經理炳棠兄，我為常駐監察人。

國華成立後，業務積極推展，民國五十年六月一日，便簽訂第一份廣告合約，對方為台北各大報，也因蕭董事長的關係，獲得各報負責人的支持。

民國六十二年，蕭董事長因病逝世，董事會推選筆者為董事長。這一年，國華與日本電通展開合作計畫，電通派員來台，協助廣告作業。電通社長吉田秀雄曾對我說，希望國華不是電通的附庸，而能具有中國人特徵的公司，語多誠懇。

廣告工程與廣告代理商，過去同屬一個公會，兩者性質不同，有礙代理商的發展，代理商如能自組公會，始為合理。經濟部是主管機關，我特邀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先生與炳棠兄研商，提出自組公會的建議，幾

經陳述，終於獲得孫部長的同意。對廣告代理商來說，可說是佳音。

民國六十三年，聯廣公司成立，它的前身是東海廣告公司，改組後，由東海總經理徐達光結合留美廣告專家楊朝陽博士與中國信託公司總經理辜濂松的贊助組成之，並請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辜公亮（振甫）兄出任第一屆董事長。

當時台灣廣告界，炳棠兄主持國華公司，雄踞領導地位已有十多年，聯廣公司挾其雄厚的競爭力，異軍突起，對國華無疑是一種挑戰。民國六十六年，公亮兄辭去聯廣董事長，堅邀我去接任，並聘賴東明為總經理。我在國華任董事長已四年，如欲捨炳棠兄而去，實非所願。但基於種種人情因素，難以峻拒，耿耿在懷。如今斯人不可見，緬懷他的一生，致力廣告事業，促進台灣經濟起飛，貢獻實多。想到唐人李商隱「獨留巧思傳千古」的詩句，以他的才識，允為切合。

(原載九十年十二月十日中國時報)

感懷5集 推介篇

忠諤典範

——謹祝陶百川先生百齡大壽

本（三）月二日為新聞界耆宿陶百川先生百齡壽誕，筆者有感今日政局擾攘不安，紛爭不已，面對著這位內則忠貞，外則正直的人物，倍增無限的嚮往。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數千年來，一脈相承，最為人所讚美的，也是最為凸顯的精神，就是風骨。南史宋武帝紀所指的「風骨奇偉」，風骨不同於風度，風度只見外在之美，宏邈高雅，而風骨則有稜稜不可屈的正氣，忠貞不貳。古代多少忠臣義士，他們的表現就是風骨有異於人。或鄙功利，臨艱危而不殆，或卑世俗，見權勢而不屑，為人所重。

百川先生，一生憂國憂民，最為人所讚美的，見於忠諤典範，就是他的風骨。丘逢甲有詩：「自感擎天拜柱石，愛他風骨獨峻嶒」，可為詠之。

民國三十二年，筆者在戰時陪都重慶中央社服務，百川先生擔任中央日報社長。從中央社總編輯陳博老（博生）閒談中，對百川先生的學識道行，頗多讚譽，只可惜無緣識荊。百川先生領導中央日報，於複雜的陪都政治圈中，掌握其為所當為，為所不當為。

政府行憲後，百川先生出任首屆監察委員，以力糾時弊，享有清譽。他

的胸襟，有人讚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相似。

百川先生來台後，他對政府的革新，寄以厚望。民國四十年至四十四年，筆者接掌中華日報。當時黨中央有中央日報，省府有新生報，財力雄厚，民營報紙正風起雲湧。中華日報發展有限，不能不另謀出路。於是除加強社論，增闢體育、娛樂副刊外，並出刊時事專欄，邀請名政論家，如百川先生與成舍我、程滄波、蔣勻田先生等人執筆，主題不外救亡圖存。此項論著發表後，獲得各方響應，增加不少發行量。

民國四十八年，筆者出任自立晚報社長，該報素以無黨無派標榜，發行人吳三老（三連），三老為黨外人士的靈魂，受到朝野尊敬。他與余登發、郭雨新等不少當年在野政治人士，時有交往。百川先生熱心為民申冤，並希望以監察委員身分能作為政府與民間的橋樑。後來美麗島事件發生，他對人權的維護，就是一例。亦以這種原因，三老與百川先生意氣相投，時有接觸，共同為民主革新運動流著血汗。

七十五年，百川先生曾向故總統蔣經國獻言，召開黨內外溝通會議，從中斡旋，緩和亂象。後來李登輝先生主政時，他目擊主流與非主流之爭，公開呼籲政府自我約束權力糾葛，政黨二者必須堅守分際，政治始能清明。

綜觀百川先生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與理念，主要皆出於儒家思想的主導，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傳承。筆者認為他是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俗稱熟讀線裝書的讀書人。如今社會很少看到像百川先生這樣的風骨。他對國家、對社會的關切，乃是良知與愛，對是非的辨別，乃是正義與勇。他有膽識，能直諫，令人可敬，並不止於耿直不羈，而是對真

理、對民主的追求，閃耀著生命的光輝。

百川先生平時勤於閱讀中外書刊，曾出版專書達四十多種，譽之著作等身，決非溢美，學術界人士如胡佛、楊國樞、張玉法、李鴻禧、余英時、李亦園，諸教授為他編纂「百歲祝壽文集」，即將出版，我們樂觀其成。對於這位老成謀國的人物，只望他延年益壽，能為新生一代的典範。

(原載九十一年三月五日中國時報)

附錄 / 輓陶百川先生聯

國策顧問、名報人陶百川先生日前病故，享年一百零一歲，國失賢良，舉世同悲。新聞界耆宿，世新大學董事長葉明勳頃以聯輓之：

「外則謇諤，內則堅貞，經世早聞匡濟略；
國失忠良，黨失賢達，憂時誰似老成心」。

(原載於九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國時報)

禮失求之於野

——追述萊茵河畔一老婦人

人類最醜陋的一面，莫過於自私與貪婪，如說它是社會的亂源，並不為過。歷史上多少紛爭，都導源於此。我們雖已到了知識爆炸的時代，但知識並未消除這個亂源。

民國五十七年，東西德尚未統一，我與內子華嚴應西德政府新聞局之邀，前往訪問，為時三週。抵達波昂後，政府派人陪伴著我們到處參觀。印象最深的，莫過於萊茵河畔所塑造的一座老婦人銅像。這位老婦人在世時，並不是什麼顯赫人物，只是一個貧病交迫，長年纏綿床榻的殘廢者。但是，她卻具有博愛犧牲的精神，留下捨己救人的典範。

導遊的官員，細述那個故事的始末，那位老婦人，瑣然一身，終年累月躺在萊茵河畔一間破舊的茅屋裡。平時所見只有河上清幽旖旎的風光，日升日落的景象，過著漫長歲月。她最熟識的，也是最關懷的，就是萊茵河的流水，何時結冰，何時解凍。長年的經驗，使她懂得氣象預測，像一個小型的氣象台。

某年冬初，她發現尚未解凍的萊茵河，聚集不少年輕人在河上溜冰，經過一場暴雨後，他們仍然依依不捨的留在那裡。老婦人卻已預知解凍在即，如不離去，便將大禍來臨。她既無力高聲勸阻他們的活動，又不願

目睹他們葬身於解凍後的洪流。於是，計無所出，便放火燃燒自己的茅屋，藉以示警。河上的遊人見狀，紛紛上岸，前往救火。不出所料，轉瞬之間，轟然解凍，遊人們因救火倖免於難。這位老婦人，以行動不便，遂喪生於火場。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內子與我對著她的銅像，低徊不已。

這種精神，隱然見其恫瘝在抱，人溺己溺的仁懷。不僅見於日耳曼民族的德國人，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但在今日，環顧我們社會的動態，似乎已經若有所失，人際之間，浮現著太多的醜陋面，以致亂象環生，紛爭不休。回想上述的故事，真如古人所說「禮失求之於野」。

(原載九十年九月八日中央日報)

感懷5集 時事篇

國家領導人的必須

——談「成功不必在我」

為提振經濟和降低失業率，陳水扁總統將親自召集由各黨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並定於本月八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千錘萬鑿，為台灣把脈的經濟藥方，總算走出第一步。

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相當多，陳總統希望排除障礙，能與在野黨共同捐棄意識形態，迅速解決急迫的經濟困境。他表示如有斬獲，不會攬功，並強調「成功不必在我」。

古人說：「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什麼是自賢？一手獨攬，一意孤行，過度自信，剛愎自用，誤了國家大事。「成功不必在我」，這句話除了表示自謙外，還包括知賢的雅量，此其一。

美國是當今世界國力最雄厚的國家，但歷史很短，建國至今尚未到三百年（一七七六年獨立），最凸顯泱泱大國的特點，就是包容世界多種民族的人才，為他們所用。歐亞各國的後裔，不顧萬里迢迢的移民到那裡落地生根，其中最有貢獻，也最有影響力的，歐洲如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英國人，與日耳曼民族的德國人，不少科技專才，都在那裡奉獻心力，亞洲如中國人與猶太人，在那裡也具有深遠的潛力，中國人刻苦耐勞的精神，參與各種開發，猶太人擅長企業經營的頭腦，舉世所知。他

們都在那裡為美國各行業扎根，美國強盛了，成功不一定是美國人，最大的原因是美國政府沒有非我族類的地域觀念，楚材能為晉用，此其二。

政治領袖的成功，化敵為友，也是重要因素。專制時代，多少開國帝王，他們都曾化敵為友，納為己用，忠心不貳，廓然明志。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唐太宗重用魏徵，魏原為李建成部屬，歸太宗後，不畏犯上，直諫多達二百餘件，太宗甚敬憚之。魏之忠心體國，促成貞觀之治，史稱鼎盛時代，非太宗的寬大，不可能享此千古美名，此其三。

年底台灣選戰，形勢所趨，三黨在國會恐將都不會過半，政黨合作，勢所必然。陳總統日來一再申述，「成功不必在我」，標格甚佳。希望由此出發放下有色眼鏡，以坦蕩胸懷，遠大魄力，落實力行。用國士、行國政，穩定政局，救活經濟，成功何必在我。

(原載九十年七月八日中國時報)

台灣光復後首次升旗典禮

——從台北賓館的滄桑談起

充滿著歷史隧道餘光的台北賓館，定於本（九）月十六日封館整修，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黃俊銘及成大建築系教授傅朝卿都認為台北賓館是國內現有日據時代西洋歷史式樣建築中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幢，整修耗費將達新台幣三億元，歷時三年，至九十四年始能重新啟用。

台北賓館建於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七年，滿清割台後之六年），十二年後（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改建為法國風巴洛克式的建築物，堂皇華麗，規格僅次於總督府（今總統府）。遙想當年，日人以統治者的威權，迷思著大東亞帝國的幻夢。曾幾何時，這個以風光旖旎見稱的寶島，歷經太平洋戰爭盟軍炮火的浩劫，所剩的無非是斷垣殘壁，只有台北賓館僥倖無恙，依稀仍見當年風貌。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台灣重歸祖國，筆者於是年十月五日，以中央社特派員身分，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由戰時陪都重慶分乘美軍機五架，經上海飛抵台北。這是政府首批來台的人員，一行五十多人，包括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副主任范誦堯、及接管人員黃朝琴、李萬居、王民寧、蘇紹文、林忠等人，還有資深記者上海大公報費彝民、重慶大公報李純青、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四人。

台北賓館最值得懷念的地方是前進指揮所抵台次日（十月六日清晨）我們在此舉行升旗典禮，這是日人統治五十年以後，台灣的天空，首次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台灣同胞們聞訊，扶老攜幼，爭相瞻仰，有的熱淚縱橫，有的感激涕零，情景至今在目。

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當日上午曾派參謀長諫山中將至台北賓館與范副主任誦堯中將，商談受降事宜，並決定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於十月廿四日下午抵台，廿五日為受降日期，這就是後來台灣光復節的來由。

前進指揮所人員抵台後的一週，即為雙十國慶日，政府尚未正式接管。當時國慶慶典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台灣同胞熱烈參加，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稱病不出，由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主持，並由接管台灣新報，後來的新生報社長李萬居發表感想，他怕別人聽不懂他的國語，詞畢再以台語自行翻譯一遍，萬居先生雲林人，國語與台語，幾乎無大差別，聽眾質疑為什麼同樣的話說了兩遍，一時傳為佳話。

國慶日的慶祝晚宴，在台北賓館舉行。日據時代，這裡門禁森嚴，充滿著威權的神秘感，無人能越雷池半步。那次晚宴，原定二十桌酒席招待地方士紳，不料台灣同胞急於爭睹來自祖國的漢官威儀，與台北賓館風貌，爭先恐後，自動前往參加，幾乎擠得無立足之地。如此興奮的場面，確屬罕見，如啜飲著國族的熱愛。

台北賓館在日據時代，原屬總督的官邸。光復後，從行政長官陳儀到後來歷任省主席，只有主席魏道明曾在此住過。最具有紀念性的民國四十一年中日和約，會場亦設於此。平時都用於接待外賓，很少對外開放。說到陳儀的官邸，當年他很討厭日人統治作風，不願遷入台北賓館，來

台後，借用台北市和平東路台電公司日人董事長的住所，後來台電總經理劉晉鈺以共諜正法前亦在此住過，陳劉兩人都不得善終，於是此處視為凶宅，為迷信者所忌諱。

(原載九十年九月廿七日中央日報)

壹則故事的啟示

民國十五年，先總統蔣公在廣州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派何敬公（應欽）將軍為東路討伐軍軍長，當部隊由廣東直驅福建，擊敗督軍周蔭人，進軍到筆者家鄉閩北浦城時，即駐紮候命。

浦城為浙贛閩三省交通要道，閩浙兩省邊境中間為仙霞嶺所隔，一邊為浦城縣，一邊為江山縣。仙霞嶺高約二〇〇〇餘公尺，綿亙四十公里，高峰突起，旁臨絕澗，形勢雄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為兵家必爭之地。

軍閥孫傳芳當年的浙閩蘇贛皖五省聯軍總司令，總部設在杭州，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曾任浙軍第一師師長。孫傳芳在仙霞嶺派有重兵守關，當革命軍由浦城向仙霞嶺進攻時，孫傳芳派高級將領到戰地視察，發現所有重砲都向天空發射，嶺下的革命軍，直衝而上，如入無人之境，孫軍部隊有的豎起白旗，有的向江山縣浙東方面落荒而逃。

這則故事，說明軍心如軍魂，軍心變了，軍魂散了，縱使有龐大的資源，超越對方多倍的兵力，也難挽回頹勢，真所謂兵敗如山倒。

軍有軍魂，國有國魂，黨有黨魂。軍無軍魂，必不成軍，國無國魂，則國難治矣，黨無黨魂，則黨存實亡。魂者人之心靈也，一個人如缺乏心靈，僅存身軀，此所謂行屍走肉，不亦悲乎？

台灣現在的亂局，筆者很憂心，不悲觀；失望，但不絕望，為什麼？只

要政壇各方人士，拋棄私慾，觀念轉變，能有憂患意識，大家一條心，和二千三百萬頭家，不分族群，培養「信心」，救生民於水火，共為國族前途打拚，渡過難關，眼前的陰霾，相信不久會慢慢散開，前面仍是一片曙光。魂乎，魂乎，時日無多，胡不歸？

(原載九十年六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感懷5集 懷人篇

台視四十周年慶

——一名老兵見聞的述往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台灣電視公司將慶祝創立四十周年，成立之初，筆者即參與籌備工作，展轉至今，仍為台視一員老兵。四十年來，最為懷念的人物，當以奉命籌設台視的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將軍，與首任董事長林季丞（柏壽）先生二人。

四十年前的今日，電視為台灣前所未見的時代產物，嶄新的面貌，奇異的功能，為寶島帶來不少的光輝。開播時，萬方矚目，由蔣夫人蒞臨剪綵，為歷史創下新的一頁。

台視創立前，先總統蔣公認為適應時代潮流，台灣早宜設立電視台，乃責成國民黨第四組（文宣）主任陶希聖負責策劃，並設小組，成員包括張道藩（立法院長）、魏景蒙（中廣總經理）、劉啟光（華銀董事長）、政府高層如行政院長陳辭公（誠）則有不同意見，認為電視非當務之急，幾經波折，遲遲未能實現。蔣公在中常會曾指責陶希聖主任「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蔣公後來責成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將軍從速籌設，進行策劃，限期完成。公司籌組之初，各方向周主席推荐或有意角逐董事長者，爭相出現，不乏一時之選。如張道藩、陶希聖、魏景蒙、劉啟光諸公，都在榜上。周主席默察情勢，認為台北板橋碩宿台泥創辦人林季丞先生，一向保持無黨無派立場，公正客觀，最為適宜。同時並

延攬留英電子專家周天翔為首任總經理。

周主席欲借重季丞先生，曾先邀筆者商談，並希望代為轉達。季丞先生是我的姻親長輩，人皆尊稱林四爺，而我則稱四叔公。四爺並未應允，以本身事忙推辭。後來美國國務院邀請周主席訪美，松山機場送行時，四爺亦在其列。周主席便邀他到貴賓室懇談，重申此意，四爺仍未應允。不料至公抵美後，復致電省府秘書長郭鏡秋（澄），堅持原意，仍請林四爺出任台視董事長。郭秘書長惟恐有負囑咐，乃走商四爺老友中央社創辦人蕭同茲先生及筆者，三人同往林府面謁四爺，再三申述周主席仰仗之殷。四爺至此，深感其誠，終於勉允出任董事長之職。民國七十五年，四爺病逝，當時周至公雖已抱病，還是坐著輪椅參加公祭，默對遺像，戚然動容，真是生死見真情。

林四爺出任台視董事長時，台視資本額僅新台幣三千萬元，其中百分之四十為日本、富士、日立、東芝等日商公司投資，百分之六十屬省營行庫，並以百分之十一轉讓國民黨黨營事業，因此，台視對外號稱民營事業。電視在當時純屬新興事業，經營未久，大量虧損。四爺並不以此受挫，希望我方與日方共同增資，再圖發展。周總經理為此銜命赴日，不料日方缺乏遠見，未獲同意，鎩羽而歸。四爺乃轉商於台灣工商界名流，邀請許金德、陳逢源、林熊祥、辜振甫、何傳、王雲龍、杜萬全、林玉嘉諸先生商討，指出電視在台灣仍為極有前途的事業，困境只是短暫的，希望各界協助化解危機。於是，集眾人之力，再增資新台幣三千萬元（資本額合計六千萬元）。台視至此，始有民股加入。後來事實證明，四爺有信心、有遠見，確能掌握最正確、最明智的抉擇。一年後，

台視業務，蒸蒸日上，果然突破困境。再將盈餘撥出四千萬元，資本額共增至新台幣一億元。第二年，盈餘迅速高達一億元以上，不但彌補虧損，償還債務，一切困難，相率迎刃而解。電視從此在台灣閃耀著前所未見的光芒。其後數年之間，乃有中視、華視相繼崛起，及後來的民視，相互並輝。回想當年，台視如非林四爺扭轉乾坤，撥雲見日的魄力，演變情形，殆難逆料。

林四爺於民國六十五年以年老堅辭董事長的職務，並將台視贈送的酬勞金新台幣三百萬元，轉贈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作為貧寒福利基金，博愛精神，不為人知。周主席於民國五十一年離開省府後，至七十六年逝世。飲水思源，追懷他們二人對台灣電視事業的貢獻，令人倍增無限的懷念。

林四爺雖為台視開拓光明的遠景，四十年來，於台視服務過的前後數千員工，在媒體戰國時代，榮辱與共，齊心奮鬥，建立一個堅強堡壘，汗馬功勞，也得記上一筆。所望長江後浪推前浪，主事者能秉其才華，發揮專業精神，求新求變，於萬分艱困中求生機，邁向美麗的遠景。謹此順祝台視萬年長春。

(原載九十一年四月廿七日中國時報)

民代與記者

——問政懷舊

近日來，立法院進行總質詢，新科立委對游內閣各部會首長的質詢，可謂百花齊放，多彩多姿，有的真槍實彈，一擊即中，允稱一流高手，有的文不對題，嬉笑怒罵，為媒體增添不少新聞趣談。由這些報導使我想起新聞界兩位故友，一位是台南耆宿吳三老（三連），另一位是台北中央社採訪組長、婦女雜誌創辦人張任飛。

民國四十六年，周至柔將軍出任台灣省主席時，吳三老為省議會議員。周至公某次曾與筆者談到省議員問政的品質，極為推崇吳三老。他認為有些省議員問的只是一些雞皮蒜毛，無關宏旨，實在有辜選民的付託，只有吳三老問政，最能掌握問題的重心，態度謙和，陳詞懇切，無不鞭辟入裡，坦誠而落實，具有建設性與前瞻性，絕無裝腔作勢，出語詼諧，充滿做秀的意味，當年的省議員實無人能望其項背。

三老早年曾當過新聞記者，民國三十六年參選第一屆國大代表時，曾以三十萬高票當選，為全國代表中得票最高的一人，物望可知。民國四十八年，出任自立晚報發行人，筆者為社長，相處六年之久，深知三老的風格，對國家大事，無不從大處著眼。好事者以其有容乃大，能容難容之事，曾戲稱三老以肚皮辦事，今日有此器度，尚有幾人？

民國三十九年，美援會成立之初，故總統嚴靜波（家淦）先生以經濟部長兼副主任委員（主委為行政院長陳誠），他在美援會成立時，主持首次記者招待會後，對筆者談到記者的品質，感慨的說，若干記者對什麼是美援會及來龍去脈，似乎都攪不清楚，提出的問題，認知不足，還得從頭解釋一番。在場只有中央社記者張任飛所提的問題，找到核心所在。後來他對筆者說，以後只要找張任飛一人就夠了，以免浪費時間。這件事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個記者的敬業精神，與他平時用功與否，大有關係。

台灣的記者群，無可否認，他們不少確屬水準以上的專業人員，無論修養與文字的火候，都已燦然可觀。此次新科立委問政的表現，與各報的報導，我們如加檢驗，能否恰如其分，不以詼諧為能事，掌握不偏不激，保持其應有的深度，那就值得我們三思。

三老與任飛都相去已遠，他們所留的典範，還是可供參考。

（原載九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

哭啟允

啟允是海基會董事長辜公亮（振甫）兄長公子，也是我的外甥，上（十二）月廿四日走了，我的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想到韓愈祭十二郎文中說：「少者歿而長者存」，感傷的心情，正復如此。啟允患的是膽管癌，得年五十歲，近日即將公祭安葬，不少海內外及大陸有關人士，相繼以函電致唁。

啟允在家排行第三，上有懷群、懷箴二姊，下有弟成允、妹懷如，同胞五人。遙想童年時代，他們與我的孩子文心、文立、文可、文茲四人，從幼稚園到初中，都是再興先後班的同學。他們成長的過程，頗為相似。有一次，當再興幼稚園放學時，我家的三輪車，去接他們回家，九個孩子像疊羅漢似的擠在車上，警察也未加阻止，傳為佳話。再興當時未設高中，初中畢業後，各人先後分別走向不同的升學道路。啟允從建國中學而東海大學，然後赴美在賓州大學華頓學院獲得企管碩士學位。兩家孩子有他們共同之點，都在中國典型的家庭中成長，接受傳統的家規薰陶。

啟允雖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也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但從不以此自炫。民國六十九年回國後，先在中國信託公司基層做起，歷經涉練，然後出任中壽總經理，實現其尊翁「資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的理念。七十年代，有感於資訊與娛樂之需求，積極投入衛星與有線電視事業，創設緯來電視網，成立和信超媒體公司，為人稱頌。

啟允平時處事，有理想，有擔當，亦有強烈的競爭力，充滿企圖心與自信心，為所當為，為所當不為，這是他的長處。有很多令人懷念之處，如：

（一）性豪爽，樂助人——今日若干顯赫的政治人物，當年競選公職時，啟允出手豪闊，都曾給予有力支援，但從不掛齒。

（二）重義氣，廣交遊——人際關係頗廣，朋友如有急難，求助於啟允，無不慨然相允，捨千金而無吝色，不少權貴之士，都曾樂與之相交。

（三）貴信諾，鄙小節——啟允為人有江湖氣，不拘小節，貴乎誠信。

（四）非拘謹，輕服飾——啟允平時生活，無拘無束，服裝隨便，不愛打領帶，上辦公室，甚至連襪子都不穿。

有一次，他爽直地對我說：「姨丈，除了爸爸外，我最敬愛的人就是你了。」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今日追思，心裡不免有一陣溫暖，也有一陣辛酸。

啟允雖事親至孝，有猷有為，但並不自惜其身。去年他赴美治療膽管癌回台後，我曾到中壽的辦公室去看他，當時神色清朗，談笑風生，坦然告我，醫師只許他每天抽兩三枝煙，酒已戒掉不喝了，隨手以上等威士忌兩瓶相贈，表示與酒從此絕緣，意氣殷勤，我很欣慰。醫師認為只要不喝酒，病情當可穩定。不料後來又住進和信醫院，我與內子華嚴去看他時，一切還是正常，他雖說酒已戒掉，但側面所知，仍有暗喝的紀錄。結果終於無法戰勝病魔，齋志而歿，有辜父母與他的愛妻謝載慶及

親友們對他的期望。

人間最傷感的事，莫過於「少者歿而長者存」，韓愈所謂「天者誠難測，神者誠難明，理者不可推，壽者不可知」，我以老眼看此痛失英才，人天永隔，生死茫茫，真是百感交集。只望公亮兄倬雲姊及甥媳載慶節哀，啟允安息。

(原載九十一年一月六日中國時報)